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升仙傳 第八回 西秦王愛財受騙 趙知府存仁施恩

話說小塘進王府，到了銀安殿前，也不作揖，也不叩頭，在旁停身站立。王爺問道：「你是何方人氏，姓字名誰，為何不跪？」小塘說：「生員祖籍遼東，寄居北京，姓濟名登科，草號小塘，因看破紅塵，雲游訪道，學了幾件戲法以為糊口之資。」王爺說：「聞聽你的戲法巧妙，可將上好的玩與孤家看看。」小塘領命，就在銀安殿上暗念咒語，說疾道快，從空飛了一條龍來，張牙舞爪，須臾不見。次後，又玩的白猿獻桃，五女降乩，俱是一些出奇的玩藝，王爺看了連聲喝采，當下賞了酒宴，就留小塘在府中住著，諸日裡變戲法。住了幾日，小塘告辭，王爺叫承奉官取出十兩銀子，送與小塘以為路費，小塘一見，心中涼了半截，想了一個主意，說：「多謝王爺的賞賜，無以可報，今日暫且出去，明日還進府來玩一個出奇的戲法與王爺看看。」言罷，接過銀子出府，到了街上，買了一隻蘆花鴨子，又買了五錢赤金細末，回到店中先把鴨子拴住，給了店小二百文錢，買了半升高糧半斤白面，將白面打成一碗糰子，把高糧拌了，然後在桌上鋪了一張大紙，撒上金末，把拌的高糧倒上，來回滾了幾次，滾成一些金珠，及至金珠子乾了，那天將近二更，復把高糧又放在碗裡喂鴨子。那鴨子餓了一天，見食就吃，立時吃完，從新把鴨子拴住。這才安歇。次日起來，把鴨子拿出店門，買了個有蓋的花籃，盛了鴨子，來在王府門口，正遇著承奉太監，將小塘領至殿前，秦王一見，說：「先生來的甚早，想要玩出奇的戲法來了！你那籃子可是盛的什麼物件？」小塘說：「這裡邊乃是無價活寶，特意帶來與王爺看看。」言罷遞予秦王，秦王一看不禁失聲大笑，小塘說：「王爺休要輕看這只鴨子，此乃祖上傳下來的一件活寶，專會扇金溺銀。」秦王說：「這話叫人難信，待我再細看看。」遂從籃內把鴨子取出，放在桌上，正在端詳之際，只見那鴨子把頸子一伸，尾巴一擺，撲的一聲，扇了一桌子臭屎，秦王用袍袖遮了鼻子，說：「承奉官快著拭去。」太監說：「王爺，這鴨子既然扇了，何不試試看有金子沒有。」秦王向小塘問道：「可欲當面試麼？」小塘說：「這有何妨，我這寶貝一日只扇一遍屎，洗出來放在分金爐裡定煎五錢赤金。」

秦王聞言，叫承奉官把煎金匠人立時叫來，先把鴨糞淘淨，剩下的末，放在爐內用火煎起，不多一時，糞末化為飛灰，將剩下的汁子倒在鐵槽之中，涼了一會，果然是塊赤金，用戥子一稱，准准的四錢八分。

秦王看了心中大喜，說：「先生你這鴨子可肯賣麼？」小塘說：「此乃祖傳之寶，學生的費用盡賴乎此，豈能賣與他人。」

秦王說：「不瞞先生，我孤甚愛你這個寶貝，賣與我罷！」小塘恐怕許的快了爭不上價錢，故意言道：「王爺若要別的東西學生皆可奉送，只有這個鴨子不敢從命。」秦王怒道：「我好意買你的東西，你倒推三阻四，倘若再說不賣，休想出此王府。」小塘放意著忙，說：「王爺息怒，王爺真要買這鴨子，莫說賣與王爺，就是送了王爺，學生也是情願。」秦王說：「我豈肯白要你的！你須說個價值。」小塘說：「王爺要買，學生豈敢多說。賞賜五千銀子足以夠了。」秦王言道：「一個鴨子如何值的許多！」小塘說：「王爺是你未曾盤算，這鴨子一日扇金子五錢，一月就是一十五兩，共算起來一年二百八十兩赤金。這二百八十兩金子兌換一千八百兩紋銀，不過三年，有本有利，王爺試再思之。」秦王聽了這話，心中算了一算，果然不錯，說：「也罷，我就給他五千銀子。」並想待我難他一難，想罷開言說：「濟先生，五千銀子孤也不減價與你，但這銀子只許你一人一總拿去。」小塘說：「王爺吩咐，學生敢不從命！」秦王吩咐庫官拿出一百個元寶，擺在殿前，小塘不慌不忙，暗用搬運法術一個個都裝在花籃之內，上殿謝恩，手提花籃揚長而去。秦王一見滿心不捨這五千銀子，卻又不好改口，自己哼哈了會子，叫承奉官買了個朱紅籠兒，把鴨子裝上，提到後宮，親自喂它食水。過了一夜，見那籠中許多稀屎，遂提出籠子，叫煎金匠淘洗入爐，如前法煎煉，煎金匠煎了多會、見那籠中只有灰末，並無汁水，連忙稟了秦王，秦王大怒，只當是匠人偷去金子。吩咐將兩個匠人鎖住，次日，另找匠人，親自看著煎煉，也是如此。秦王正然納悶，有一個多嘴的太監說：「王爺，依奴婢看來是叫小塘哄了。他既會玩戲法，那鴨子扇的金子想必也是變了來的。」秦王聽說猛然醒悟，說：「好窮酸竟敢戲弄孤家，我孤將他拿住必要碎屍萬段。」言罷吩咐速行牌票，畫影圖形，捉拿小塘，這話不表。

且說小塘帶著五千銀子出離陝西，到了山西平陽府，這一年，此處大旱，顆粒未收，一些百姓餓的如黃病一般。小塘見這光景，心中憐念，把那哄來的元寶在銀房破開了五十，在四處買了糧米運至平陽城內關帝廟中，分給一些貧民，救活了這一城的生靈。到了伏天又求了一番大雨，這平陽府知府趙寬向他的書辦言道：「本府到任三年從未下雨，今日這場甘澤可為萬民之幸，理宜獻供以謝天地。」書辦說：「老爺，這場雨有個來歷，新近來了個遊方秀才在關帝廟買糧濟貧，救這一方生靈，又在廟中搭起高台，虔心求雨，所以終有這番甘澤。」知府說：「原來如此，世上那有這樣好人！待本府親去拜望。」言罷上轎，擺開執事，來到廟中與小塘相見。

尚未及說話，只見一個書辦手執文書，說：「老爺，有陝西秦王的龍傳票到了。」知府接來拆開一看，上寫著秦王手諭：「各府州縣知悉，今有遊方秀才妖人濟小塘拐去王府庫銀五千兩，即時拿獲解往西安，自有升賞。如要隱匿，一例同罪。外有圖像一張，以便對拿。」知府看完把圖像打開，看看圖像，瞧瞧小塘，瞧瞧小塘，又看看圖像。看了一會，把圖像捲起，喝退左右從人，說：「請問先生尊姓高名？」小塘說：「生員姓濟名登科，草號小塘。」知府說：「先生你可看看這張龍票。」

小塘接來看了一遍，不由的微微含笑，心中想道：我濟某要被人擒拿，但不知這個知府心田如何，待我試試他看。想罷開言，就把那哄銀子的始末原由對知府說了一遍。說：「這也是合該大人成功，就把學生解了去罷。」知府聽罷，心下作難，有心放了小塘，一則不能獻功，且是恐怕久後事犯，自己有罪；有心拿他，他又不是賊盜，雖然哄了幾千銀子，是東西換的，且是哄來的銀子又是救了窮民，想了一會，說：「也罷！我寧可放他逃走，莫要害此仁義之人。」主意已定，說：「濟先生，本府不拿你，但此處離西安不遠，不宜久停，你改名換姓逃往他方去罷！」小塘說：「有心叫大人請功，不料是位忠正父母，既然施恩，敢不從命。也罷，且將濟字去了三點，改名齊好善，就此拜別，他年相會，恩有重報。」言罷，拜別知府，手提花籃出了廟門，用左手把臉一摸，變了面貌，離了平陽，一路行著方便，往揚州而來，這且不表。

且說北京順直門外，驛馬市東，徽家坑有個光棍，姓徽名是承光，專會拿人的訛頭，平生有一件好處，仗義疏財，軟的不欺，硬的不怕，取了富家錢財，卻去幫那窮漢。北京城中他也算是個小小的財主，那日八月初八，憫忠寺打醮請客，募化佈施，本處居民多去隨喜。徽承光也同兩個朋友來到寺裡會了佈施，一見眾人無論認識與否俱各拱手讓坐，惟有上面一個少年，頭帶貂帽，身穿網袍，上罩狐裘披風，見了承光昂昂不理，承光心中就有幾分不忿，及至坐下，擺上齋飯，大家一齊舉箸，那少年並不動手，忽然天降大雪，狂風驟至，人人俱說天寒，那少年偏說好熱，把貂帽摘將下來，吩咐小廝拿到窗戶眼前迎風吹吹。徽承光看了心中忿恨，從草紙袋內暗暗取出圖書印色，推故外面小解，走到窗前說：「長家的，好齊整一頂貂帽，借與我看看，我也照樣買頂。」小廝聞言，雙手遞過，承光接來看了一看，暗把印記打在帽裡之上，復歸坐位，那小廝如何得知。眾人席散，各自回家，只見那少年戴上貂帽，小廝打著雨傘出寺門，上了牲口，揚長而去。承光連忙也上了驢子，跟那少年一路行走，走到米市大街，承光把牲口夾了一夾，趕到跟前把那少年的帽子伸手抓將過去。